

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爱国教育第一课

INNERNÜYINGXIANG
ZHUAN

新儿女英雄传

袁静 孔厥◎著

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爱国教育第一课

新儿女英雄传

【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】

袁静 孔厥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儿女英雄传/袁静,孔厥著;树人等改编. —2版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1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3301-3

I. ①新… II. ①袁… ②孔… ③树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缩写本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4202 号

出品人 陈琛
出版策划 赵岩
责任编辑 焦瑛
插图绘制 杜佳钰
责任印制 杨俊红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。

开学第一课
新儿女英雄传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印刷/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/98.6 千字 印张/10.5
版次/2011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/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/14.8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作家卡片：

袁静(1914-1999)，原名袁行规、袁行庄，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，出生在北京，原籍江苏武进。袁静一九三〇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四〇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。建国后，在中国作协和作协天津分会专门从事创作。历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、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。

一九四四年袁静写作第一部作品《减租》(秧歌剧)，次年创作秦腔剧本《刘巧儿告状》，被改编为评剧后，产生较大影响。之后，袁静被调到边区文协创作组，与孔厥合写了歌剧《兰花花》、中篇小说《血尸案》等。





· 一九四九年袁静
根据自己参加土改和
反扫荡斗争的经历,与
孔厥共同创作了长篇
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。
该书反映了白洋淀人
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

下坚持八年抗战的事迹。作品在采用通俗形式表现新的现实生活方面,取得了相当的成功。

一九五〇年袁静调任中央电影局任编剧。翌年赴朝访问,创作了中篇小说《中朝儿女》。一九五四年袁静任中国作家协会驻会作家,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《淮上人家》。一九五七年调作协天津分会。长篇小说《伏虎记》是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要作品。

一九八一年后,袁静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,有中篇小说《李大虎和小刺猬》、《芳芳和汤姆》,以及科普童话集《众英雄和小捣蛋》等十余部作品出版。

孔厥(1914-1966),原名郑志万,改名郑挚,笔名沈毅、孔厥。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。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。自幼喜好文学,十四岁即在《少年》杂志发表作品,并获奖。后曾在商务印书馆苏州分

馆当学徒，肄业吴县县中。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江苏测量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在吴江、宜兴等县测量队当技术员。抗战后在宜兴任《抗战日报》编辑，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。一九三八年到延安，入鲁艺学习，后任研究员、助教，并从事专业创作。一九四七年随党中央转移到晋察冀边区。一九四九年秋任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编辑。旋调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央电影局。作品除《新儿女英雄传》外，另有《生死缘》、《中朝儿女》、《白洋淀水战》、《血尸案》等。



作品介绍：

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，冀中白洋淀地区中共党员黑老蔡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，青年农民牛大水积极参加。他们组织起了雁翎队活跃在白洋淀，机智勇敢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。

黑老蔡的小姨子杨小梅不堪丈夫张金龙的虐待，逃至姐夫处投身革命，被安排在县训练班，与同在一起学习的牛大水相处甚好。张金龙在小梅的争取下，先是勉强顺从抗日，而后旧习不改，投靠汉奸何世雄。小梅因此与张脱离关系。在反“扫荡”战斗中，牛大水与杨小梅被俘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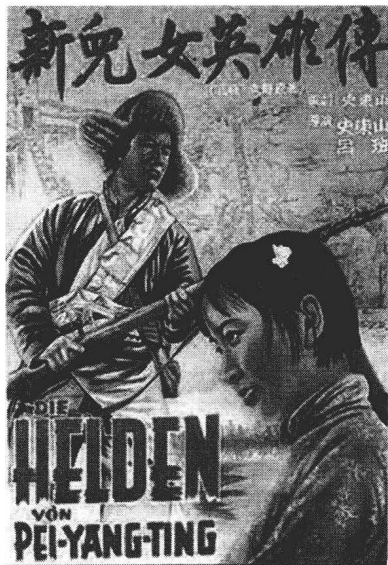
小梅带伤逃脱。牛大水为救护民兵高屯儿，被何世雄、张金龙百般折磨。高屯儿脱险后因俘获何世雄之子，便将其当做人质换回牛大水。

牛大水和杨小梅因养伤又相聚在一起，两人感情倍增，伤愈后，他们在老蔡的领导下投入战斗。最终牛大水带领抗日自卫队活捉了汉奸何世雄和张金龙。



作品分析

一九四九年作家袁静根据自己参加土改和反扫荡斗争的经历，与孔厥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。该书反映了白洋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八年抗战的事迹。作品在采用通俗形式表现新的现实生活方面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。



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农家儿女，但也都是人民的英雄。

牛大水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因母亲去世借了地主的高利贷，生活从此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，他在表哥黑老蔡的引导下，经受了战斗中的残酷考验，从一个懦弱的被欺压者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。



小说中的另一典型形象杨小梅，不堪丈夫张金龙的虐待，在姐姐等进步女青年的影响下，参加了革命训练班，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杨小梅以其俊俏的容貌、泼辣的性格、爱憎分明的作风，成为了小说中的闪光点。

大水和小梅的经历，是冀中地区千千万万个农村青年的缩影，正是这些淳朴的农家子弟们拿起武器，同日本侵略者开展了长期的、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才最终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

第一回 事变

牛大水二十三岁了，还没娶媳妇。

他娘已经去世，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小兄弟，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，可是大水说：“咱们使什么娶呀？”老爹说：“没办法，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。”一听说借钱，大水就急了。自从娘死那一年，指着五亩苇子地，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，年年打利打不清，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。大水说：“唉，还不够瞧的！要再借，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，也得戴上笼头啦！”老爹说：“小子，不给你娶媳妇，我死也不合眼！咱们咬咬牙，娶过媳妇来，再跳跼着还账不行呀？”大水可不同意。这好小伙子，长得挺壮实，宽肩膀，粗胳膊，最能干活，总是熬星星，熬月亮，想熬个不短人、不欠人的，松松心儿再娶媳妇。

这一年，正赶上七七事变。卢沟桥的炮声咚咚响，在堤上听





得很真的。人们都惊慌起来了。这村名叫申家庄，在河北省白洋淀旁边。离这几十里地，有个大村叫何庄；何庄有个三分局，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，向各村要伕子，开到西边去，挖战壕、做工事；牛大水也去了。局子里的警察挺横，动不动就打人，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；这么黑间白日地修了一个多月。谁知刚修好，队伍就哗地退下来；一路抢人劫道，闹得很凶。工事白搭了。局子也自动地散了摊儿。不久，保定失守。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，城里掉了几个蛋；大官们携金带银，小官们拔锅卷席的，都跑光了。

第二天，逃难的下来了，流着泪，纷纷乱乱地走过。大水的表哥家里，也逃来了亲戚，是表嫂的娘和妹子。过了几天，表嫂到大水家来，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。大水他爹一听，就笑得满脸皱纹，嘴都合不拢了。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，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，也说过话。那杨小梅，模样儿长得俊，什么活儿都能干，心眼儿又挺好；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计去央求表嫂做，表嫂忙不过来，小梅就不言不语地接过去做了。这会儿大水心里想：“小梅真不错！要是娶她做媳妇，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。”

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，跟他爹说了几句话，就回去和娘商量。小梅正坐在炕头上做活儿。她今年十九岁了；虽然个子不大，可是长得很结实，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，走得个快。她娘是个老派人，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，额上梳着“刘海”。这当儿，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，看见姐姐对她笑着，低声儿和娘说话，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，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，低下头，假装做针线活，

眼不看，嘴不说，耳朵可直愣愣地听着哩。她心里盘算：“大水可真不错呀！好小伙子，老实巴交的，挺和善。能找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庄稼人，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。”谁想她娘千不嫌，万不嫌，就嫌大水家里穷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说：“这门亲事，慢慢儿再商量吧。”

牛大水的表哥，早就不在家里了。本来他是个铁匠，暗里在了共产党，就开个饭铺儿，搞交通，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；后来局子里“剿共”，到处抓人，他在家站不着脚，就出外去了。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，养活着一家人。她娘看她挺困难，住了几天，就带着小梅，到姥姥家去。小梅的姥姥家，也不远，在白洋淀里大杨庄。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。

秋后，土匪闹大了。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，各自安了番号（注：部队的编号）。申家庄有个小土匪，名叫李六子。李六子有一支枪，五个人。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，说：“怎么着？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，咱村不成立一拨人，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！”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，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，心里有些怕，就依从了。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，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，“申家班”就算成立了。

这时候，西面铁路线上，日本鬼子往南开，这儿还能透一口气。大水回家就去割苇子了。大水心里结记着杨小梅，她也在淀里呀，亲事怎样了？谁知道小梅拗不过娘，娘把她许给别人了！已经定了亲。男人名叫张金龙，住在何庄，离大水家不远。大水可不知道啊！



就在这几天，何庄也成立了“何庄班”，架势可大多啦。领头的何世雄，是个国民党员，在中央军队伍里当过参谋长，家有好地五十顷，枪多人也多。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，原是何世雄家护院的，也参加了“何庄班”，还当了个小头儿。另外，有些散兵，有些警察，也参加了。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，怕吃不住劲，都投奔过去了。“何庄班”这就更霸道，更吃开了。天天向各村要东西；要面八百斤，要肉八百斤，要油，要醋……他们还要钱，按花户，百儿八十地摊。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，剩下的只得交款。

十月，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，马上有好些小伙子，奔高阳投军去了。“何庄班”怕红军剿他们，就摇身一变，变成自卫团。有个中央军的连长，外号郭三麻子，也是个国民党员，从铁路上逃下来，在这儿混，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。他两个互相利用，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了。

这时候，牛大水可还在巴巴地等着结亲呢。表嫂不好跟他们说实话，日子长了，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。家里又是出项多，进项少。怎么也熬不出头；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，常揭不开锅。

想不到——表哥回来了。

大水去看表哥，可表哥不在家。大水等了一阵，表哥才回来了。表哥姓蔡，人都叫他蔡铁匠，也叫他黑老蔡。

这会儿“国共合作”，世事变了，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。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，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，什么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啦，什么“全国人民总动员”啦，还说要



“改善人民生活”……嘿！一套一套的，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，人们听得怪起劲儿。

后来人散了，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。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，忽然说：“大水，我问你，你愿意当亡国奴吗？”大水说：“谁愿意呀！当亡国奴不好受，你不是说了吗？”表哥走到他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好，不愿意当亡国奴，就跟我干！咱们成立自卫队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就跟他打！”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，可还有些不相信，说：“咱们赤手空拳，打得过人家？”表哥笑着说：“不怕鬼子千万千，就怕百姓起来慢。只要老百姓起来了，没个打不赢！武器也不用愁，咱们有的是；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。”

第二天，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，一前一后地走。人们问：“哪儿去呀？”黑老蔡随口答：“倒个小买卖——趸（注：dūn，整批买进，准备出售）点鱼去。”两个人出了村，沿堤走了一阵，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。傍黑，他俩过了滏河（注：水名，在河北。滏：fú），到了河西村。走到一家人家，一个老婆婆开了门。表哥说：“我们来拿东西了。”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，引他进了一间草棚子；扒开柴火垛，露出两个麻袋，打开来，里面全是手榴弹；大大小小，足有二三百颗，装了满满四篓子，用荷叶盖严。他们喝了些水，吃了些饽饽，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，两个人就挑上担子，连夜往回赶。

路上，大水悄悄问表哥：“这么些炸弹，都是谁给的？”表哥笑着说：“谁也没给。这是手榴弹，都是我们拾来的。中央军撒丫子跑，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！我们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



枪手枪，都交给吕司令了。咱们凭这些手榴弹，就要打江山！嗨，你瞧着吧。”

两个人回到村里，已经鸡叫三遍了。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；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。刘双喜是个织布工人，捎带种着巴掌大一块地；这人瘦瘦的，很机灵，独个儿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。三个人悄悄把手榴弹藏好，才回去睡觉。

只几天工夫，黑老蔡就暗里联络了十来个小伙子，天天晚上在学堂开会，把“抗日自卫队”的牌子也亮出去了。还到处吹风，说：“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打‘插锁盒子’（盒子枪名），谁要反对抗日，就把谁拾掇了！”

牛大水白天干活，晚上跟着表哥闹腾，觉得很“得”。

申耀宗见黑老蔡回来，领着一拨人，折腾得挺欢，怕他们闹共产，心里很嘀咕。刚好他手下保卫团的团丁回来了几个，他腰杆子又硬了，就想压一压这些人。可又听说他们有枪，就派乡丁崔骨碌先去探探虚实。

晚上，崔骨碌悄悄溜到学堂偷听，给自卫队站岗的高屯儿发现了。高屯儿就把他带到屋里去见黑老蔡。崔骨碌心里害怕，一进门就垂着手儿，做出一副可怜相，说：“蔡师傅，蔡先生！你们可别打枪。我这是给人家当差啊！当差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差，我……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！”黑老蔡好言好语盘问他，他不说实话。黑老蔡生气了，一吓唬他，他才骨碌着眼珠子，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话，一句句照实说了。黑老蔡觉得好笑，指着那两个装手榴弹的坐柜说：“盒子枪、手榴弹可有的是！你回去告诉申耀宗，叫



他老老实实的，咱们欢迎他抗日；要再这么背地里鼓捣，我们就跟他干！”崔骨碌连声地答应着，退出去了。

黑老蔡他们连夜商量对付的办法。第二天下午，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，有的用皮带勒着，有的用胳膊缠着。各人还拿一把小笊帚，用布包好，吊在屁股上，用袄盖着，冒充盒子枪。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。他们排了队，走在街上，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。

他们一路走着，还很威风地喊口号。这么着转悠了几条街。到了村公所，一拥进去，黑鸦鸦地挤了半屋子。

村长申耀宗瞧见黑老蔡他们许多人拥进来，可把脸儿都吓黄了；忙摘下缎子小帽，点头哈腰地让座，又叫崔骨碌倒茶拿烟。

黑老蔡在太师椅上一坐，说：“不用客气。现在国共合作了，大伙儿团结抗日，既然都是抗日的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们的保卫团跟我们的自卫队，可以合并在一块儿；统一起来，干什么也方便。你看怎么样？”申耀宗心里不同意，嘴上说：“这……”他不好说出口，就假装咳嗽，三咳嗽，两咳嗽，把话都咳进去了。黑老蔡问他：“这怎么样？”申耀宗为难地说：“这……好倒好；可就是……兄弟一个人也做不了主，咱们慢慢儿再商量吧。”

黑老蔡见他故意推托，刚想说话，有个老乡跑来报告：孙公堤那儿发现一伙劫道的，在打枪呢。黑老蔡就领着自卫队走在头里，村长和保卫团跟在后面；一伙人沿着淀边，直奔孙公堤。

到了孙公堤，劫道的不见了。绕了一个圈儿，也没找着。申耀宗高高地站在“土牛”（堤上护堤用的土墩）上面，望了一会儿，



消消停停地捻着胡子说：“哈！幸亏没碰上，你们的手榴弹怕不响吧？”黑老蔡眼睛对他一闪，说：“什么？不响！”就拉开线儿，一颗手榴弹飞出去，喊了一声：“瞧吧！”手榴弹轰地炸开了，把土冲得很高，惊得野地里鸟儿都乱飞。申耀宗吓得滚下来，趴在“土牛”后面，也不管绸袍儿弄脏了，嘴里埋怨说：“你怎么闹这玩意儿呀！”自卫队都拍手叫好。

当天晚上，黑老蔡又派人去请申耀宗，来谈判合编的事儿。申耀宗推托着了凉，打发秘书来说：“合了也可以。”黑老蔡提出：申耀宗还当他的村长，自卫队的队长由这边派；两方面结成统一战线，成立动员会，实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枪出枪；比如：申耀宗私人藏的枪，也应该拿出来抗日。秘书回去一说，申耀宗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，黑老蔡他们又去，申耀宗都应承了。合编中间，保卫团的团丁，有的留下，有的不干了，大枪都重新分配；以前班长带的一支盒子枪，就挎在黑老蔡身上了。

接着，黑老蔡他们到附近各村，把财主家的枪都动员出来，还捐款买枪。抗日自卫队扩大了，枪也更多了。

吕司令的一部分队伍来了，专门剿土匪，整顿地方武装。他们派人跟何世雄交涉，要他抗日，要他接受领导，遵守纪律；如果不服从，就要缴他们的枪。何世雄没办法，全部接受了。

腊月初十，杨小梅和张金龙成了亲。



第二回 共产党

小梅过了门，当了三天新媳妇，过了三天好日子。第四天，就忙活开了。小梅一天要推两回碾子，做两顿饭，还要解苇、碾苇、织一领丈二的席，她可只长着两只手呀！

婆婆家早先原是个富户，在张金龙爷爷手里就败落了，他们可瞧不起“死庄稼人”，欺侮杨小梅。他们吃好的，小梅常挨饿。

婆婆还像防贼似的防着小梅，米面全锁在自己的套间里，每顿做饭，都得婆婆亲手舀出来，不许小梅沾手。就连做鞋用的“夹纸”和“铺衬”，也得婆婆拿钥匙开柜取给她。小梅实在受不住窝囊气，跟她男人又说不来个话。那男人脾气大多了，老是拧眉毛，瞪眼睛。小梅在他面前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连嘴都快要生锈啦。她想找娘诉诉苦，可是娘回家了，路很远。小梅只好等机会，跑到姐姐家哭一顿，躲一躲。大水听到小梅这样受苦，心里很难过；可

